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441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槐花槐花几时开

□南京贺震

暮春时节,南京城里城外、紫金山山上山下,槐树高高擎起的树枝开出一串串色如素锦的花朵。因为没有人工雕琢,那花儿开得自然奔放,那花香也是汪洋恣肆、毫无保留的,可沁入到人的肺腑里。每当槐花开时,蜜蜂便会逐香而至。蜜农说,槐花蜜是蜜中上品呢!

我喜欢槐花,不仅仅是喜欢槐花洁白的花色、怡人的清香,关键是能吃。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淮北农村,那时物资匮乏,农民一年忙到头,还常常为填饱肚子发愁。到了春末,存粮基本告罄。那时家家日子都不宽裕,往往跑遍整个村子都借不到半斗粮。好在这个时候,春风吹拂,天气渐暖,“刺刺牙”等各种能勉强果腹的野菜已遍布田间地头,槐树也恰逢其时地开出了成串成串的花朵。每年春天,在槐花还是串串花蕾或刚刚绽放的时候,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带着我和两个哥哥挎着竹篮捋槐花,以补充粮食的不足。

母亲心灵手巧,是烹饪好手。捋来的槐花清洗干净控干水分后,经母亲一番操作会变成槐花蒸菜、槐花饼、槐花饺子等可口的美食。如果运气好,碰巧那天家中存有没来得及卖出去的鸡蛋,母亲还会做一些槐花炒鸡蛋。这些槐花美食口感很好,吃到嘴里嫩嫩的、香香的、甜甜的,不仅能充饥,而且很是好吃。

这个时候,我们都亲切地称槐花的花蕾为“槐米”。只是那槐树枝上有刺,往往会刮破衣服,甚至扎到皮肉,真是让人又爱又恨。人们称这种槐树为“刺槐”,真是形象极了。只是树皮粗糙,看上去一点也不洋气的树,为何却又称作“洋槐”,令人不解。

多年后的一天,我与中国科学院南京植物研究所李亚博士谈到这个问题,李博士笑着告诉我,槐树分为洋槐与国槐,国槐和洋槐在花期、花色、味道以及叶子方面都存在显著差异。街道边作为行道树栽植的大

都是国槐。那枝条长刺的槐树,虽然不起眼,但却是“外来户”,名副其实的洋树。刺槐原产北美,17世纪被引入欧洲,19世纪末由德国人引入山东青岛,因为是从外国引进,故俗称洋槐。刺槐对气候的适应能力和繁殖能力都非常强,到了中国好似回到了故土,一年一棵、两年一窝、三年一坡,很快成为常见的乡土树种。

唐代“南柯一梦”的故事,讲的是淳于棼在槐树下睡觉,梦见自己到了大槐安国,娶公主为妻,任南柯太守,享尽荣华富贵。醒后发现,大槐安国是槐树下的蚁穴。考究起来,淳于棼靠着睡觉的槐树,当是国槐,而不是洋槐。当然,还有著名的项羽手植槐、唐诗宋词中吟咏的槐树、山西洪洞的大槐树,也都是国槐。

“洋槐漂洋过海到异国他乡扎根,还颇有国际主义精神呢!”李博士的话,不仅解开了我心中洋槐树名的谜团,还使我对其油然而生敬意:洋槐树,我要谢谢你!

因为槐花能帮助人们度春荒,小时候,每年春天人们都会念叨:“槐花槐花几时开?槐花槐花快快开。”那时我与家人吃槐花只是为了充饥,从来没有想过营养不营养。成年后,我才知道槐花富含多种营养,可以把槐花当半个主食来吃。童年时代因食不果腹而无奈采食槐花,实在是歪打正着,因祸得福。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少年已成为花甲老人,但春末食槐花的经历我一天也未曾忘记。我和妻子还是喜食槐花,在春游的时候,往往顺道摘些槐花,甚至在槐米初成的春日专门去城外的郊野摘槐米。如果说儿时食用槐米是出于食物短缺的无奈,现在喜食则是因为儿时的记忆以及槐米那绝大部分蔬菜所没有的独特香味。

不看仲春百花艳,只待暮春槐花香。南京人素来喜欢吃野菜。我想,南京人“吃春天”的食谱上,应该在“七头一脑”之外加上槐花。

创作的冲动也是一种分享的冲动。写作,对个人而言是一种自我表达,对受众而言则是一种精神分享。作者只有把作品充分地与众人分享,才能最终实现创作的社会功能。作家之名,源于作品之名;作品之名,源于受众之誉。几乎所有作家的创作,都会有一种分享的冲动在助推。正如一位网络作家所言:“我始终相信,文字总是有温度的,读者的点赞、收藏和评论就是传递温度的火种。当后台跳出新增关注提示,仿佛看见陌生的心灵在手机那端与我共鸣。特别期待看到评论区里你们的认可和异议,或是关于某个细节的深度讨论——那不只是简单的数据增长,而是跨越次元壁的思维碰撞。那一刻,所有的疲惫都化作手心里的余香。”

创作的冲动还是一种职业的冲动。专业创作者和业余创作者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是以创作为生,视创作为事业,视创作为生命,视创作为责任,视创作为良心。专业创作者常常有作家、记者、评论家之类的社会身份,这种身份内化于心,就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职业认同和创作自觉。一旦碰到好故事,就会产生创作的冲动,并在表达和分享这种冲动的过程中实现职业精神和职业价值的自我确认。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谈及创作的动机,其中就有这样两条:一条是要揭示事物的真相,保存事实供后人借鉴;另一条是试图通过文字引导人们的思想,推动社会向某个方向前进。这两条,恰恰为创作者的职业冲动提供了理论诠释,也可把它理解为创作者的职业理想。

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殊不知,创作者把生活的故事变为生动的文字,多是由表达、分享和职业冲动开始的。访谈交流中,大家还由创作谈到创业,其实对于许多成功的创业者而言,他们朝着目标迈进的第一步,往往也是源于一种内在的冲动。这种冲动,本质上是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对创新创造的力行。这种冲动,既是探索者的明灯,也是成功者的密码。如果想要成就美好人生,那就保持一份理想主义的冲动并把它变为脚踏实地的行动吧!

医院里的钢琴声

□南京肖日东

每次去医院开药时,总要穿过医院熙熙攘攘的候诊大厅。经过大厅的时候,耳边总会飘来一段若有若无的钢琴声。这琴声或激越或轻柔,像是从医院广播里放出来的,又像是现场演奏出来的,安抚着每一个匆忙的脚步。

前段时间开完药,我环顾四周,发现琴声是从大厅的西北角溢出来的。再定睛一看,发现演奏者既不是长发飘飘的时尚女郎,也不是温文尔雅的音乐教授,而是一位穿着褪色牛仔褲,上面还沾有星星点点混凝土砂浆的中年男人。就在他的脚边,还放着一个军绿色的帆布包和一顶黄色的安全帽。

他那粗糙的双手轻巧灵动,就像掠过早春田野的飞燕,在黑白琴键上欢快地跳跃着。随着旋律响起,嘈杂的候诊大厅像突然被按下了暂停键。而那个弹钢琴的男人微微地闭着眼睛,他的肩膀随着旋律轻轻地摇晃着,身上点点的砂浆痕迹在琴盖上投下了斑驳的光影。

当琴声明快时,他的指尖在琴键上急促地飞舞;节奏舒缓时,他那手指就像是停在琴键上的黑蝴蝶,微微地喘息着。曲终,当稀稀落落的掌声响起时,他猛地一惊,局促地站了起来,红着脸,微笑着给鼓掌的人鞠个躬,然后把钢琴布轻轻地盖上,抓起身边的帆布包往身上一挂,拾起那顶黄色的安全帽,匆匆地走出了大厅。

听导医台的工作人员讲,弹钢琴的中年人是附近建筑工地的一位混凝土拌料工。每天中午的时候,他都来大厅当听众。那天音乐教授弹完琴,准备离开时,发现这位师傅的手一直在空中比划着,那指法与他刚才弹奏的曲谱完全一样。教授一下子愣住了,便试着邀请中年人与他合奏一曲。中年人的脸突然红了,连连摆手,可眼睛却始终没有离开过钢琴。就在那天中午,身着燕尾服的音乐教授与满身汗渍味的建筑工人合奏了一曲《彩云追月》。一曲终了,教授鼓励他,钢琴是音乐学院捐赠的,专门用于公益活动,只要他有时间都可以来医院弹钢琴。

此后两天里,一直没见到那位建筑工人的身影,我以为他不会来了。没想到有一天早上,我在医院门口意外地遇到了他。他正蹲在医院门外的台阶上啃着馒头,脚边放着那帆布包。

我脱口而出:“你就是那位弹钢琴的师傅吧!”他先是一愣,下意识地吧馒头往身后藏,然而又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早班要赶在七点前到工地,没时间吃早饭。”“真没想到,你的钢琴弹得那么好。”我朝他竖起了大拇指。“以前我在文工团弹过手风琴,收入还不错,后来文工团解散了,老婆也没个正式工作。这不,我就把家交给老婆,跟着老乡来城里打工了。”

说完这些,他把馒头从身后重新拿了出来,就着一瓶水,使劲地嚼了起来。

追忆吾弟

□南京练红宁

虽然年初生下怪病,至今仍未康复,也不知前景如何,趁着还能语音,赶紧“说”篇文章追忆吾弟,表达缅怀和哀思。

2月17日,就在我做了手术躺在病榻上不久,生病痛苦地煎熬之时,一个噩耗传来。与病魔抗争了多年的弟弟洪平,不幸离开了我们。我没法回去送弟弟最后一程,只能把悲痛藏在心底,用短信表达哀思。虽然参军离家四十载,往日与弟弟相处的一幕幕一直浮现在眼前。

弟弟小我5岁,是个实在人,1米9的高个,一生辛勤,人生坎坷。初中毕业后就跟着父亲开轮船,练得一身好技艺。借着改革开放的好时机,他承接父亲跑大船,后也独自玩起大船,走南闯北,从几十吨的小水泥船换到600吨的大铁船,家里也是当地最早富起来的一员,还重修了小楼,他的孩子也创业开起了店铺,成了当地有名的小老板,还被写进了方志书。

最让我难忘的是大船开到南京来卸货和装货的几次短暂相聚。一天晚上,我应邀来到金陵船厂的门口。他早早就在那里等我了,经门卫同意,我们边走边聊,好不容易才穿过厂区来到船上,他带着我看看大船的风貌,从船头到机舱,从船舱到工间。我们又一起吃饭,其乐融融。由于厂区管理时间所限,不得不匆匆结束船上交流。他从船上送到岸上,送出大门,我们又一起走了好久好久,聊了好久好久。

又一天晚上,天下着雨。我乘着地铁3号线来到秣周东路站,出站再走了几公里,才在相约的路口碰面,又骑车弯弯绕绕穿过一个个泥潭,再爬过湿滑的跳板,经过多条船才来到船上。我们在船上聊至雨狂雨停,返回时他一直骑车把我送到车站,让我赶上了当晚最后一班地铁回城。

还有一次。在江北扬子南钢的一个码头。本以为离得很近,没想到下了公交车,沿马路走了一个多小时,等走到码头门口,工作人员怎么也不让进入,只好把路上买的两大袋肉菜交给他就匆匆返回。最后一次,大船停在龙都大桥附近,我乘着地铁1号线又转公交,还走了好一段路才来到船上。

弟弟跑船数十载,对家乡发展,为农村致富尽己所能,称得上是时代的赶潮人。不想后来,弟弟身体患上了疾病,不得不把大船转让了,四处求医与病魔坚强斗争。弟弟来南京治病的时候,我们也偶尔见过面。我回老家的次数不多,但近年每一次回老家,只要他在家都会接我送到泰州火车站。岁月如梭,弟弟已去,我也老矣,此次如能战胜疾病,当珍惜人生,为社会做些有益之事,完成更多梦想和担当。

故事何以成为文字

□上海濮端华

世界读书日这一天,应邀参加一个读书坊活动,主题是“探寻文字背后的故事”。策划者之所以确定这样的主题,我想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个主题中隐含了三个逻辑命题:第一,文字背后一定是有故事的;第二,作家把故事变为文字一定是有原因的;第三,这个原因一定是需要联系不同创作背景去探寻的。那么,作家是如何把故事变为文字的呢?特邀嘉宾、著名编剧王丽萍老师聊得最多的是“创作的冲动”,她试图用激情、追求、责任来诠释自己的创作冲动。

其实,生活就是故事,故事就是生活。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会有故事发生:有的故事平淡如水,有的故事惊心动魄;有的故事按部就班,有的故事光怪陆离;有的故事把人生推向巅峰,有的故事让人生滑向深渊。创作者要把生活中形形色色的故事变为笔下活灵活现的文字,这当中必然是有一种冲动在驱使:当创作者的思想情感与故事中的人物场景碰撞时,他的心头就会涌动起创作的期待、激情与欲望,手指在键盘上的飞舞恰似灵感的狂欢,创作的快感源源不断,实在令人心醉神迷。此时的他就会沉浸于无穷的自信中,像诗人般炫丽,如繁星般闪烁。

王丽萍老师的讲述跌宕起伏而又富有文采,既扣动了我的心弦,更启发了我的思考。创作的冲动首先是一种表达的冲动,表达是个体通过语言行为传递自身需要、情感或欲望的心理需求。这种需求促使人们运用语言知识对材料进行重组与创造,以实现自我表达的目的。创作者把故事变为文字,首先就是基于表达的需要,当这种需要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常常让创作者“不吐不快”,即便是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也要把故事“讲”出来。英国作家J.K.罗琳在火车旅行中,看到窗外一个戴眼镜的小巫师的形象,瞬间萌生创作哈利·波特的冲动。这个冲动的闪现成为小说《哈利·波特》诞生的起点。中国作家余华听到一首美国黑人的歌曲,歌曲中黑人对命运的平和态度启发了他,让他一鼓作气完成了小说《活着》中“富贵”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